



武 9  
409  
8

周氏  
杏庵

周氏  
杏庵

傷寒論疏義卷第四

江都大醫多材直寬士栗學

辨陽明病脈證并治  
案陽明病者胃中實熱證是也邪熱陷胃津液燥燥內結燥屎即所謂胃家實也其受病必自太陽若少陽而有因邪熱熾盛致之者有自汗下過多得之者有緣誤逆失汗受之者雖所由不一而致實輒均矣其證則不惡寒而惡熱自汗煩渴身重短氣腹滿而喘潮熱讖語不大便其脈則實大而遲是其大較

也。至論其治，則證有輕重，故法有緩急。或以三承氣下之，或以麻人利之，或蜜煎豬膽導之，要不外乎攻下潤導之旨也。若胃熱而無實結者，是白虎湯所主，已詳于前。其傳變則三陽之病止於此，無所復傳。大抵正氣不虛者，下之而解。然有當下不下，津液枯竭，因致危斃者，有攻下過度，胃陽走亡，或變為陰者。且太陰與陽明病位相同，惟有寒熱之分耳。故陽明虛則為太陰，太陰實則是陽明。經文互舉以相照對焉。其證候情機，詳開篇中。

其書小陽明病，乃邪熱入胃內之名。故經文凡言胃，亦必曰與裏字有別。說詳附錄中前注彼是混說，且於六問曰：病傳變之委，分析不精。本病或立經府之別，應辨槩屬含糊，今不從也。

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是也。原注實一作寒，郭氏曰：千本此條在第二節，今因玉函千金翼以冠于篇首。

此為陽明病之提綱。言邪熱入胃，與糟粕相結而成實，是即陽明胃實之證也。言胃家者，該腸胃之辭。方氏曰：實者，大便結為鞭滿而不得出也。成氏曰：邪傳入胃，熱毒留結，則胃家為實。華佗曰：

熱毒入胃，要須下去之，不可留於胃中，是知邪在陽明，為胃家實也。

尤氏曰：胃家實者，邪熱入胃，與糟粕相結而成實，謂邪實也。凡傷寒腹滿、便閉、潮熱、轉失氣、手足濇澀、汗出等證，皆是陽明胃實之證也。

王氏曰：仲景立法，凡曰太陽病者，皆謂脈浮、頭項強痛、惡寒也。凡曰陽明病者，皆謂胃家實也。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大便難，是也。

也。舊本胃中燥下有煩實二字，係刺文，今據玉函千金翼刪訂。

此設問答，以明陽明受病，其所由不一也。言陽明可下之證，不止於胃家實，而其綱有三：曰太陽陽明，曰正陽陽明，曰少陽陽明。太陽陽明者，太陽病發汗過多，胃液隨燥者，是為脾約，即麻子仁丸證，是也。正陽陽明者，其人胃素燥熱，邪勢亦盛，相藉遽實，所謂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之類，是為胃家實。宜三承氣湯選用。少陽陽明者，少陽病誤發汗利小便，以胃中燥，大便難者，是也。汪氏曰：宜大芩胡湯。案傷寒胃中不和證，均屬之。陽明太陽陽

明與少陽陽明二者蓋二陽證誤經汗下而津液  
枯澁遂致胃燥屎鞭其實為陽明之輕證祇較之  
正陽陽明之邪熱宿垢填於胃中而為大滿大實  
者殊為不同耳且正陽陽明亦從太少兩病誤治  
而傳來者多矣然則此段殆不過就其輕重以辨  
攻下之緩急方氏曰三者之因雖少殊要亦不過  
互相發明耳是也

朱氏曰太陽之陽明者本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  
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也少陽  
之陽明者本傳到少陽因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

實大便難也正陽之陽明者病人本熱盛氣實不  
在亡津液便陽盛胃實也傷寒百問

中西子文曰陽明以胃為其部位也飲食入于此  
而津液亦生于此矣邪熱入胃則津液不得不涸  
竭矣津液涸竭則大便不得不燥結也故不屬之  
腸而屬之胃曰胃中有燥屎也

又曰其始在太陽而已發其汗汗出不徹於是其  
急者遂轉陽明其緩者漸轉少陽  
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  
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

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更古行翻

此又承上文以辨明有因誤治而轉屬陽明者也。上文於太陽特曰脾約而不曰其所由於少陽惟舉誤汗與利小便而不及下此揭太陽病而補出若下二字乃互文以相發也言由邪在太陽時發汗若下若利小便皆為去邪而設治之誠當則邪解而愈矣如其不當徒亡津液致令胃中乾燥則表邪乘其燥熱因而轉屬陽明為胃實之病者有三曰不更衣即太陽陽明脾約是也更衣即登廁也成氏曰古人登廁必更衣不更衣者通為不大

便案王充論衡更衣之室可謂臭矣曰內實即正陽陽明胃家實是也曰大便難即少陽陽明大便難是也錢氏曰不大便則絕不能大便今日大便難則猶欲大便而但覺難也蓋三者雖均名陽明為可下然證已有輕重之別治不無緩急之分此乃大茺胡三承氣湯脾約丸及蜜煎等之所由分也成注以不更衣內實大便難三證為一串講殊無著落

魏氏曰其病亦有淺深異同故其證亦不一如陽明病不更衣證乃胃亡津液而津枯乾燥也如陽

明病內實證乃胃中邪熱大盛而結秘成實也如陽明病大便難證乃胃中燥熱半盛尚有通便而艱難也為證不同則治之法亦不同

隱菴張氏曰津液本於胃府水穀之所生故病在太陽或汗或下或利小便皆亡胃府水穀之津液故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而成內實大便難也

程氏曰亡津液而不為壞病者以其人胃中乾燥能為燥邪淵藪故津液一亡太陽遂轉屬陽明而有不更衣之陽明病有內實之陽明病有大便難之陽明病也所以下法有禁宜大小

又曰此亡津液四字當一頓胃中乾燥復折下來講

又曰本太陽病起至名陽明也止自是一氣說下而透迤分別多少鋪置讀者當於此悟出太陽陽明轉屬褶疊處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上文言陽明病係胃家內實其外見證從未言及故此條又設為問答以申明之夫胃實之外見者其身則蒸蒸然裡熱熾而達于外與太陽之陳陳

發熱不同矣。胃中實熱，則津液受其蒸迫，故溱溱然汗自出而不能止。與太陽之鬱熱自汗亦異矣。不惡寒，反惡熱者，知邪去表入裏也。蓋因外以微內，乃為陽明胃實證者如此也。

黃氏曰：惡熱者，四肢不用，蓋覆而喜涼者是也。

汪氏曰：惡熱雖在內之證，其狀必見於外。或揚手擲足，迸去覆蓋，勢所必至。

程氏曰：反字，是與太陽剖判表裏處。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惡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舊本惡熱作發

熱論今從玉函改訂

此又承上反詰以詳其義也。言陽明病當不惡寒而惡熱，今得之一日不惡熱，而反惡寒者，何也？此猶在表之邪未盡故耳。若迨其全轉陽明，則其惡寒必將自罷。且更自汗出而惡熱，表罷未罷，須於此驗之。案荅語雖得之一日為句，蓋承問省語也。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主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為陽明病也。復扶又翻。上二節前云不惡寒，後云惡寒將自罷，故此又設



問以釋惡寒自罷之義何以知陽明之惡寒自罷胃為戊土位處中州土為萬物所歸故邪熱歸胃則無所復傳亦萬物歸土之義陽明初病雖仍惡寒是有表邪未盡耳至邪已悉歸併陽明則未有不惡寒自止者此為陽明病而攻下之外更無他策也

柯氏曰太陽病尚有惡寒證若少陽寒熱往來三陰惡寒轉甚非發汗溫中何能自罷惟陽明惡寒未經表散即能自止與他病不同始雖惡寒二句語意在陽明居中句上

程氏曰末句非泛結正見陽明關係之重襯住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二句陽明以下法為正

本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徹直也  
列翻

此釋因太陽病失汗轉陽明之義太陽初受風寒之時發其汗而汗終出不透徹則邪熱內鬱津液坐耗陽盛胃燥大便因鞭轉屬陽明無二也案太陽中篇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正與此條同義

程氏曰病在太陽發汗吐下過亡津液能轉屬胃

即汗之一法稍失其分數亦能轉屬胃徹者透也  
隱菴張氏曰曰初曰先皆在表上看  
魏氏曰發汗過多致成陽明病發汗過少亦成陽  
明病

中西子文曰邪既離於太陽而純于陽明少陽曰  
之轉也既轉而未純者曰之屬也轉屬轉繫未純  
者也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濇濇然者是轉  
屬陽明也濇側入翻

此釋邪熱熾盛不因誤治而轉陽明之證傷寒發

熱云云即太陽表閉而無汗者也嘔逆傷寒固有  
然云不能食則胃家素實已寓邪欲入胃之機若  
反汗出濇濇然者乃知熱除嘔止而大便已結燥  
於內是轉屬陽明也張氏曰濇濇汗注貌也  
成氏曰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者太陽受病也  
若反汗出濇濇然者太陽之邪轉屬陽明也經曰  
陽明病法多汗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前條舉證不言脈故此及之傷寒三日約略之詞  
然已云三日則知三陽次序與內經不同大者實

大有力之謂，乃為邪熱入胃而成內實之診。故其脈象有如此者。

方氏曰：傷寒三日，該中風而大約言也。

錢氏曰：大則為陽明胃實熱之脈，不大不足以言胃實也。若陽明病而脈不大者，即脈遲及浮緩浮緊弦浮之類，皆太少兼證之脈也。

程氏曰：凡下文云脈弱、脈遲、脈滑而疾、脈沉、脈浮而芤而濇等類，皆貫此大字在內，只從有力無力上討分曉。

以上九章論陽明之綱領。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為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鞭者，為陽明病也。

此辨明太陰轉屬陽明之證。龐氏曰：脈浮緩亦大之類。蓋上文云陽明脈大，故又舉此條以互發也。手足溫義見太陽中篇，言傷寒脈浮而緩，自不似陽明脈之實大，手足自溫亦異於陽明證之蒸熱。夫脈浮緩而不實大，手足溫而不蒸熱，是已非陽明胃實正證，而又不得謂之純太陰。蓋脈證在虛實之間，而自寓陰轉陽之機，故曰是繫在太陰繫。

者連屬也。兩繫之辭也。且見下文云大便鞭則此證必有腹滿下利可知矣。浮緩非表邪而屬裏熱。金匱黃疸病以寸口脈浮而緩為其正脈。是與本條相發。蓋裏熱外熏而脈浮者。白虎湯證是也。緩之為熱。見素平人氣象靈府病形及平脈法。手足溫一證。小芫胡梔鼓兩條有之。則亦係內熱所致。以上劉庭是雖曰繫在太陰。以胃中有熱。濕痰熱蒸。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津液偏滲。脾濕去而熱不內鬱。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胃中燥熱。必轉屬陽明。蓋此時脈之浮緩者。變為實大。不必言矣。而手足

之溫不止。溫已必為蒸蒸汗出。乃大便鞭實。可推知也。經文舉七八日者。言日數之多也。而錢氏曰。太陰篇云。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此以七八日大便反硬。為轉屬陽明。彼以七八日後暴煩下利。為脾家實。一證而各陰陽。一源而分。涇渭病情之變化如此。寧有一定之可擬哉。人小令韶張氏曰。此節明陽明與太陰為表裏之義也。

繫者可繫於此而亦可繫於彼。汪氏曰：若其人小便自利，則脾濕去而熱不內鬱，不能發黃。至八九日，則小便所利既多，而胃中燥熱已極，胃燥則腸乾，大便必鞅。此為轉屬陽明病，乃胃實之證也。若論治法，宜麻人丸。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澀澀微汗出也。

此承上文而申言之。上言傷寒繫在太陰，要之既轉而繫於陽明，其人外證不但小便利，當澀澀然微汗出，蓋熱蒸於內，汗潤於外，汗雖微而府實之證的矣。

錢氏曰：轉者，以此轉于彼也。繫連屬也。澀然澀然，微汗潤濕之貌。然微汗潤濕之貌，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此誠陽明病兼表者不可下也。口苦咽乾，少陽也。腹滿微喘，陽明也。發熱惡寒，脈浮而緊，太陽尚在。此當先解表而後治裏。若徒從裏治而遽下之，則表邪乘虛內陷，而腹益滿矣。兼以重亡津液，故小便難也。案此段陽明中風，指裏熱兼表者而言，與太陽分風寒不同矣。

中西子文曰是三陽合病之輕者也所以中風為  
冒首也此蓋小茈胡湯所主也

劉蒞庭曰此實係三陽合病據其脈候則專于表  
者也

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

此章就能食不能食辨陽明中風中寒乃承上文  
而起下文之辭風字對寒而言裏熱之義也言陽  
明中風則邪未全實猶有兼表故能食乃名之曰  
中風若中寒則外現熱候內實胃虛故不能食乃  
名之為中寒蓋中風中寒雖均屬胃家要之非本

病正證可知案陽明中寒即太陰病是也

難經四十九難

五邪心病論脾邪云虛為不欲食實為欲食是之謂也

方氏曰中寒即傷寒之互詞

尤氏曰太陽主表故有有汗無汗之分陽明為胃  
府故有能食不能食之辨風為陽而寒為陰陽能  
消穀而陰不能消穀之意也

柯氏曰此不特以能食不能食別風寒更以能食  
不能食審胃家虛實也要知風寒本一體隨人胃  
氣而別

陽明病若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濇然汗出

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鞅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瘕音假，溏音唐，別彼列翻。

此論陽明胃寒證，中寒不能食，胃虛可知，手足澀然汗出者，小便不利所致，是水溢非胃蒸也。固凝固瘕，瘕聚成氏曰：固瘕寒氣結積也。然觀欲作二字，乃是固瘕欲成未成之際也。必者，逆料之詞。大便必初鞅後溏者，其人手足澀然汗出，所以津液傷而腸枯，必初鞅。其人胃中虛冷，所以水穀存而難消，必後溏。所以然者，總由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仲景更點出胃中冷三字，要人酌量溫中補胃。

之治，其豈可誤以寒下之藥攻之哉。案此條乃是太陰病，蓋太陰與陽明，惟有寒熱之異，而其病位則相同，故冒以陽明，且揭於此篇，相昭對以備學者伸引耳。

陽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痛，翕翕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濺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并，脈緊則愈。翕許及翻，奄衣檢翻。

此條文義紛糾不可解，疑有錯誤，姑闕以俟後賢。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此言陽明病解之候，申酉戌即日晡為陽明乘王。

之時故陽明病欲解必從其王時而愈  
尤氏曰陽明潮熱發于日晡陽明病解亦於日晡  
則申酉戌為陽明之時其病者邪氣於是發其解  
者正氣於是復也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  
也以其人本虛攻其熱必噦噦乙劣翻

此亦論陽明虛寒不可攻之義不能食者陽明中  
寒也若誤為胃實之熱而攻之則胃陽敗絕而成  
噦再明其所以然確為胃中虛冷之故更申言之  
曰以其人素常屬胃冷而虛並非胃熱之實誤加

攻下則熱去噦作矣亦戒慎之意也案此段不處  
方汪氏曰宜附子理中湯  
柯氏曰其人本來胃虛與中有燥屎而反不能食  
者有別也

劉蒞庭曰此亦係太陰病本條不啻有手足濇然  
汗出更包腹滿痛等證在內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  
欲作穀瘴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瘴多  
滿翻又

此論陽明胃寒濕鬱證脈遲為中寒中寒不能化



穀故非食不能飽特難用飽耳飢時氣尙流通飽  
卽壅滯而爲煩悶是健運失度也清者阻於上升  
故頭眩濁者阻於下降故小便難食鬱濕痰而身  
黃故曰穀瘴然謂之欲作蒸將作未作之時也此  
非陽明熱濕發黃者比若粗工誤認以寒藥攻之  
則益虛其虛矣腹滿如故再出脈遲欲人從脈上  
悟出胃寒發黃來也此常用溫中散寒之治法矣  
耳  
隱菴張氏曰案金匱穀疸有二證此則虛寒而冷  
黠者也

劉蒞庭曰此證其人素胃寒有濕邪氣相鬱爲黃  
乃太陰病之類變而寒亦發黃者猶是鬱黠所致  
也後世名爲陰黃韓祗和方說殊詳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  
久虛故也

此論陽明肌表素虛證陽明病濺濺自汗是其常  
也故云法應多汗今反無汗但見身如蟲行皮中  
狀者此以肌表久虛故也久字指未病時言四十  
八難曰癢者爲虛按此章舊注指爲胃氣久虛欠  
妥

趙氏曰蟲行皮狀者即經言身癢是也久虛者以表氣不足津液不充於皮膚腠理枯澁汗難出也若謂虛則當補畢竟陽明受邪為病邪可補乎汪氏曰如蟲行者癢也皮中者肌肉之間汗欲出而不得以故肌肉作癢如蟲行皮中狀猶之太陽病得之八九日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癢也柯氏曰此又當益津液和營衛使陰陽自和而汗出也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欬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欬其人咽必痛若不欬者咽不痛以上二章文義輻葛不晰諸注亦割裂支離疑為贗手彙插今姑闕疑以不敢解釋也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此言陽明發黃之由邪熱入胃當濺濺汗出若無汗則邪不得外泄而熱蘊於內小便不利則水不得下瀉而濕瘀胃中濕瘀熱蒸不得發泄故心中懊憹而知黃必發也方氏曰無汗小便不利則濕停懊憹濕停熱鬱也

所以知黃必發也。下... 柯氏曰無汗小便不利是發黃之源心中懊憹是發黃之兆口不渴腹不滿非茵陳湯所宜與梔子藥皮湯黃自解矣。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者必發黃額

翻

此言陽明火攻發黃之由陽明病誤以火攻之則兩陽相薰灼氣蒸而炎上益甚汗僅微見額上津液被逼無復外布與下滲矣濕熱交蒸所以必發黃也案此節與上證雖水畜火攻不同然其為痰

熱在裏則一也

喻氏曰發黃與前穀瘴本同一證但彼因脈遲胃冷而得則與固瘕及噦同源而與此不同

柯氏曰非梔子藥皮湯何以挽津液于涸竭之餘耶

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

案浮與緊太陽脈也潮熱陽明證也盜汗少陽證也此證脈不合似有錯誤今且存疑

舒氏曰此條據脈不足憑也况脈浮緊與潮熱脈

但浮與盜汗皆非的對必有之證也若陽明病潮熱發作有時者當察其表之解與未解胃之實與不實而治法即出其間若盜汗出者又當視其元氣之虛否裏熱之盛否更辨及其兼證庶幾法有可憑否則非法也

令韶張氏曰睡中汗出如盜賊乘人之不覺而竊去也巢源盜汗者因眠睡而身體流汗也

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此必衄漱所絞翻又疎奏翻此析陽明邪熱迫血分之義口中乾燥與渴異今

漱水非渴也口中黏也若邪熱入胃中則必渴欲飲水逼血分則唯欲嗽不欲嚥此邪熱獨盛於上

故迫血妄行而繇清道出也外臺天行衄血方引深師療脈浮大鼻中

慢如此必去血鼻衄本條下一必字須衄前防衄

柯氏曰宜桃人承氣犀角地黃輩

劉蒞庭曰案此條聖惠方擬以黃芩湯

中西子文曰案金匱要略亦為瘀血之候經曰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者則衄亦此類也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者此必大便鞭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

便鞭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小便為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液音亦數如字

此論陽明誤汗亦有津液自還者不可妄攻也言陽明病本當自汗出醫誤重汗之而病差者此必以外證未盡解故也否則陽明發汗豈有病差之理乎若諸證已解而尚剩微煩一證未脫然者此必由大便鞭故也然非胃熱成實之便鞭乃以誤汗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鞭如此不必問其大便而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耳若前此小便日三

四行今日乃再行故知大便不久而出夫津液之在人身滲而外出者則為汗瀦而下行者則為小便汗與小溲本同一源今雖經汗耗小便尚多此其人胃家之津液本多可徵數少即再行之謂小便數少則津液內復還停胃中枯燥漸滋大腸漸潤故知不久必大便也蓋此通則彼塞此塞則彼通一定之理也此示人以誤治之後胃陽幸強有津液自復而病自愈者當靜以俟之不可妄為攻下也

程氏曰本小便日三四行指重發汗時言今日再

行指尚微煩不了了時言觀一尚字知未差前病尚多今微剩此未脫然耳故祇須靜以俟津液之自還也

尤氏曰陽明病不大便有熱結與津竭兩端熱結者可以寒下可以鹹軟津竭者必津回燥釋而後便可行也茲已汗復汗重亡津液胃燥便鞭是當求之津液而不可復行攻逐其意隱然言外矣

汪氏曰病家如欲用藥宜少與麻人丸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以下三章并論陽明不可攻之義嘔多則其氣逆

而未收斂為實也或帶少陽故雖有陽明證慎不可攻之雖字最宜玩味

楊氏士瀛曰嘔吐者雖有陽明證謹不可下小茈胡加生薑主之

喻氏曰嘔多諸病不可攻下不特傷寒也

隱菴張氏曰嘔多胃氣虛也雖有陽明實熱之證不可攻之

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陽明病邪熱入胃當必腹滿是其常也今但心下

鞭滿則為邪氣初聚府未全實故慎不可攻之若  
攻之早則下利遂不止虛陽下脫瀉附不能挽回  
便死若利能自止胃氣未絕如法治之使氣足陽  
回乃可望愈也是胃未成實而誤為攻下之害如  
此豈可不慎歟

中西子文曰心下鞭滿而痛者大陷胸湯證也腹  
中滿痛者大承氣湯證也又少陰病自利清水色  
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是惟以痛與否  
斷可攻不可攻也

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

也舊本、色黃下有者字今因成本玉函刪去此亦論陽明誤攻之害成氏曰合通也張令韶曰合皆也

面色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以汗解而反下之  
則熱不得越必外蒸於膚表而發熱內鬱於中土  
而色黃水道不通而小便不利也

柯氏曰總因津液枯涸不能通調水道而然須梔  
子蘘皮滋化源而致津液非滲洩之劑所宜矣

以上二十章論陽明病有所兼挾諸證而初  
欲食及反無汗但頭眩三章蓋後人之錯也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此論胃熱心煩證治言陽明病未經吐下而邪熱鬱胃府之中其氣必上熏於膈則心煩煩者悶而熱也蓋吐下後心煩屬虛煩此則為實煩然不至短氣潮熱喘滿等之劇故與調胃承氣湯以奠堅潤燥則愈矣

錢氏曰心煩者胸中煩悞也然煩有虛實之不同此以陽明病而未經吐下則胃中之津液元氣無損為邪熱在胃之煩可知但不若潮熱便硬之胃實所以不必攻下而可與調胃承氣湯也  
舒氏曰按心煩一證陰陽互關宜加細察而後用

藥調胃承氣不可輕試

大友常文曰此湯主治大承氣湯證而急迫者曰欲吐曰心煩曰不吐不下心煩皆急窘逼迫之象此所謂不吐不下者亦形容憤憤無奈之詞最曲盡其妙矣諸註為未經吐下者非也又金匱生薑半夏湯證曰病人胸中似嘔不嘔似喘不喘當與此條參看案此友人友大友常文言姑存一說常文字子友號旭陵羽州秋田人從家君學最用力此經嘗著傷寒新編識見卓犖不肯襲前人一語未逮脫稿而其人逝矣惜夫

調胃承氣湯方

甘草二兩

芒消半升

大黃四兩清酒洗



右三味切以水三升煮二物至一升去滓內芒消更上微火一二沸溫頓服之以調胃氣

方議既見于太陽上篇案前云少少溫服之此云溫頓服之同一方面服法不同隨證酌宜適中病情可見古人用意之切故兩存以資攷鏡焉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漉然汗出者此大便已鞭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至大泄下私泄

列

此章辨明大小承氣湯證治脈遲者必兼實大按之有力是邪熱實結阻住經隧而令然與中寒脈遲及尙未可攻之遲脈不同汗出太陽所有而不惡寒則太陽所無也身疼體痛太陽所有而身重則太陽所無也是邪實中焦所以腹滿身重滿則胃中腹脹故短氣而喘也乃與邪氣在表而喘者不同况日晡潮熱純見裏證而不見表證此外證欲解而胃實將成也攷驗於此八者乃可攻裏無疑矣然但言可攻而不出方尚有遲回審顧之意

必俟手足澀然汗出而熱盛陽亢逼汗於四末津液知其內亡矣大便必已乾硬胃實之成確乎不易當始議大承氣湯以蕩熱滌實耳蓋四支皆稟氣於胃手足汗出胃實之驗也松陵除氏曰以此驗大便之鞭又一法手足澀然汗出者謂掌心汗濕也巢源活人書並有其說當攷以上劉蒞庭說欲下之宜摸視手掌澀澀汗濕者便可下矣若掌不汗病雖宜下且當消息溫暖身體節皆津液通掌亦自汗下之即了矣朱氏曰手掌心并腋下澀汗出胃中乾涸燥糞結聚龐氏曰若小便少手足心并腋下不滋潤尚未可攻之若汗多與上節汗出相照汗出為表已解然亦有屬表者微帶發熱惡寒則邪仍

存於表可知矣其熱不潮亦與上文潮熱相應是胃熱未全實故不可輕與承氣湯當從外解總是示人以慎攻之意也若或病人患腹大滿不通者則胃家已有闕塞之徵此雖外未解亦可用小承氣湯以微和胃氣此方乃和胃之品非大下之峻劑故也勿令大泄下亦慎之之詞也蓋傷寒攻下之一途關係最鉅豪釐千里致害匪輕故仲景丁寧視切紆餘說來有如是鋪置也學者不可輕易讀過焉

朱氏曰有心胸連臍腹大段痞悶腹中疼坐臥不

安冒悶喘急極者亦不俟他證使下之

龐氏曰其脈浮沉按之有力者宜大承氣湯

柯氏曰胃實諸證以手足汗出為可據而潮熱尤

為親切以四支為諸陽之本而日晡潮熱為陽明

王時也

###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案酒洗與酒浸同蓋大黃酒洗過則勢力更峻而不敢傷胃所以謂之

醉將軍矣或云為芒消之鹹寒而以酒制之然

千金翼外臺於本方法並無酒洗字而不可下

篇小承氣湯下乃云酒洗此知小經無酒洗二字者却係脫漏不特為芒消也故其說不必矣

厚朴半斤炙枳實五枚芒消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

更煮取二升去滓內芒消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

再服得下餘勿服

案調胃承氣湯日以調胃氣本湯一投後胃氣承

順故名焉

成氏曰承順也傷寒邪入胃則胃中氣鬱滯糟粕

秘結壅而為實是正氣不得舒順也塞而不利閉

而不通以湯蕩滌使塞者利而閉者通正氣得以

舒順是以承氣名之

劉氏完素曰大承氣者厚朴苦溫去痞枳實苦寒

泄滿芒消味鹹而能軟堅大黃味苦寒能泄實痞滿燥實四證全則可用故曰大承氣湯小承氣者大黃味苦寒泄實厚朴味苦溫去痞痞實兩全可用也故曰小承氣湯調胃承氣者大黃苦寒泄實芒消鹹寒而能更堅潤燥甘草和平和其中燥實堅三證全者可用故曰調胃承氣湯保命集朱氏曰問轉藥孰緊答曰大承氣最緊小承氣次之調胃承氣又次之大芫胡又次之仲景治法蕩滌熱積用湯液不用圓子藥不可不知也柯氏曰煎法更有妙義大承氣用水一斗煮朴枳

取五升去滓內大黃再煮取二升內芒消何哉蓋生者氣銳而先行熟者氣純而和緩仲景欲使芒消先化燥屎大黃繼通地道而後枳朴除其痞滿若小承氣以三味同煎不分次第同一大黃而煎法不同此可見仲景微和之意也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不可下篇有酒洗二字宜補蓋本經用大黃皆酒洗猶甘草炙用之例若無者係脫文厚朴二兩炙枳實三枚入說詳附錄去皮者炙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初服湯當更衣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傷寒論疏義 卷四 二 學堂書影印

飲於鳩翻

小承氣者即對大承氣而言猶大小青龍大小此胡之例此方於大承氣湯去芒消而減枳朴蓋病有輕重緩急藥有大小緊慢使以無人過不及之失噫仲景創法立方精義入神矣方氏曰更衣古人致大便之恭也

劉蒞庭曰案後世妙用承氣者莫如吳又可然其云注意逐邪勿拘結糞自此言一出往往有下早之誤吳氏又云三承氣功用彷彿殊欠辨晰又云功效俱在大黃餘皆治標之品也此似不知制立

之旨者然臨處之際最多所發明焉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鞭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者此但初頭鞭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腹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鞭而少也舊本脹滿下無腹字今因千金翼補訂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

此承上文再申明用承氣法當裁為五段看之黃氏說陽明病潮熱至不可與之是一截上文云大便

傷寒論疏義 卷四 二 學堂書影印

已鞭又云腹大滿不通故茲論雖大便微鞭亦有  
可下者也言陽明病潮熱其脈必實大有力是爲  
胃熱已實之候不特大滿不通可下但得大便微  
鞭便可與大承氣湯攻之程氏曰微鞭對大滿痛  
言滿痛已自覺得但微而不大耳若不鞭者胃未  
成實雖有潮熱亦未可攻之也若不大便至乃可  
攻之是一截言潮熱不見脈有模糊豈特大便微  
鞭不可用雖不大便六七日亦須斟酌故有知燥  
屎之法言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當先與小承  
氣湯探之若有燥屎小承氣藥勢緩况少與之不

能宣泄必轉氣下失此爲有燥屎乃可攻之無疑

矣

中西子文曰少與則六七合猶爲多耳

轉失氣卽謂動轉失泄之

氣秦氏曰必以轉失臭氣爲糞定硬是也案內經  
云欬而失氣又云氣與欬俱失又霍亂篇云欲似  
大便而反失氣仍不利者屬陽明並本條之義也  
若夫厥陰篇所謂轉氣下趨少腹乃欲自利之候  
唯腹中滾鳴而無失氣耳故與此自異矣或謂失  
字當作矢傳寫致誤矢屎古字通用攷脈經無失  
字作轉氣玉函作轉矢氣蓋此說所原也而却失  
于穿鑿案轉字在內之辭失字在外之義故平脈云腸鳴而轉轉卽氣動金匱氣分證云腹

滿腸鳴相逐氣轉勝脫又人氣一轉其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溺此失氣與遺溺相對可知非腹中為聲若不轉失氣者至與水則噦是一截論胃之謂也

虛不可攻之義言若不轉失氣是胃中無燥屎但腸間燥枯故初頭鞭後必瀉攻之則苦寒傷胃必致腹滿脹不能食也燥故欲飲水虛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至以小承氣湯和之是一截發熱即潮熱也玉函作發潮熱可以證若其後却發潮熱則是虛變為實寒轉為熱胃燥熱聚必大便復鞭而少也然遂是攻後故不敢用大承氣以小承氣和之不轉失氣者二句重申前戒以致丁寧之意也

周氏曰其後發熱是必日晡時作此又未盡之邪復結而鞭但既攻之後所結不多只小承氣湯和之足矣

程氏知曰上條曰外欲解可攻裏曰外未解未可與承氣曰可與小承氣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此條曰可與曰不可與曰乃可攻之不可攻之曰少與小承氣曰以小承氣和之慎不可攻多少商量慎重之意

尤氏曰蓋大承氣為下藥之峻劑仲景恐人不當下而誤下或雖當下而過下故反覆辨論如此而

又申之曰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嗚呼仁人之心可謂至矣

松陵徐氏曰若不大便六七日云云此以藥探之又一法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寒熱相爭則噦也末句又再申前戒聖人之慎下如此

以上三章論承氣湯證治

夫實則讖語虛則鄭聲鄭聲者重語也夫音扶重直龍翻

此下數條并論讖語諸證斯發其端以明讖語亦為承氣一證也實以邪言虛以正言讖脈經千金翼作譎古字通用讖語者讖妄之語謂亂言無倫

數數更端其聲高朗邪氣實也鄭聲者鄭重之聲

謂諄諄重複說過又說其聲微短正氣虛也脈要精微

論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志聰引本條為注鄭聲者重語也即仲

景自註文案顏師古注漢書王莽傳曰鄭重猶言

頻煩也廣韻云鄭重殷懃之意乃是此義或謂為

鄭衛之聲或讀為重濁之重者并誤矣

錢氏聞禮曰仲景云實則讖語虛則鄭聲鄭重也

重語也世多不別須用外證與脈別之若大小便利手足冷脈微細者必鄭聲也大便秘小便赤手足溫脈洪數者必讖語也以此相參然後用藥萬



全矣

樓氏英曰：蓋神有餘，則能機變而亂語，數數更端，神不足則無機變而只守一聲也。

隱菴張氏曰：愚案自此以下，凡十二節，皆論讖語，俱以下止言讖語，而不言鄭聲，當知鄭聲卽讖語之重複，若因虛而致讖語者，卽鄭聲也。

直視讖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此論讖語死證，直視卽瞪目也，精不灌目，目系急而不轉也。夫讖語當無死證，若直視讖語者，邪勝也，而喘滿爲氣上脫，下利爲氣下脫，故皆主死設

讖語內結，下傍流清水者，又不可誤認死證也。

成氏曰：直視者，視物而目精不轉動者是也。若目睛轉者，非直視也。

程氏曰：直視讖語尚非死證，卽帶微喘亦有脈弦者，生一條，唯兼喘滿兼下利，則真氣脫而難回矣。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讖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此論過汗亡陽，轉屬陽明，讖語之證。上條讖語特揭其證，故此併辨其脈也。言太陽病發汗過多，轉屬陽明，又重發其汗，汗多亡陽，胃中燥實而讖語。

柯氏曰亡陽即津液越出之互辭讖語者脈當洪大有力為自和自和字對短字言脈與病不相背之意也是雖病甚不死若讖語脈短者為邪熱盛正氣衰所以主死

程氏曰辨讖語者尤宜辨其脈自和字對短字言猶未失陽明之長大脈也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瀉者死微者但發熱讖語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則

止後服所許通循詳遵翻摩也摸末各翻陽他歷翻舊本但發熱讖語下有者字非今據脈經

千金翼此條舉讖語之勢重者而言傷寒當發其汗而反

誤吐誤下外邪內陷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且至十餘日之久則是邪熱內結已深矣玉篇晡日加申也日晡乃申酉之間陽明旺時也禮檀弓疏所是不定之名胃中燥實故至其旺時發潮熱已為可下之候况不惡寒即表證罷矣獨語者即讖語也如見鬼狀邪熱熾盛正氣昏迷而妄見妄聞也大承氣湯主之此為一段落以下就其證別劇易劇

傷寒論疏義 卷四 三十三 學宮堂影珍版  
者甚也。若病之甚者，其發作之時，則邪熱肆虐，心識昏迷，令不識人，循衣摸狀者，言兩手無措，撮空之狀，皆邪熱偏勝，神志俱奪而失守之故也。惕而

不安，胃熱冲膈，心神爲之不寧也。微喘直視，呼吸短促，目睛不轉，胃熱津涸，是病勢最劇而正亦虛。蓋又以大承氣湯主之，不敢畏虛以養病也。然已危極矣，故其死生之機，須於脈候決之。脈弦則迢迢而長，知其胃氣尚在也，故可生。濇則爲陰絕，已成涸竭，以故云死。若其熱邪微而未至於劇者，但發潮熱讖語耳。然已潮熱讖語，則不失爲陽明內實，所以前方主之也。一服利止後服者，蓋大承氣爲峻劑，若利而邪去，不可復服，恐下多則再傷津液，損壞元氣也。故無論微劇，必禁之，乃戒慎之詞也。案本條三證，並大承氣所主治，殊於條末揭方名者，省文也。前注家不悟，以但發熱讖語一證爲本方主治，與經旨左矣。

趙氏曰：此段當分作三截看。自傷寒云云止，如見鬼狀爲上一截，是將潮熱讖語不惡寒不大便，對爲現證。下文又分作一截，以辨劇者微者之殊。微者但發熱讖語，但字爲義，以發熱讖語之外，別無

他證

柯氏曰日直視不識人循衣摸狀等證是日晡發熱時事不發熱自安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鞕鞕則譫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譫語止者更無復服以下二章并小承氣湯證陽明病濇濇自汗是其常也今其人汗多又屬汗家則以津液外出因致胃燥胃燥則大便必鞕鞕則邪熱結實神昏氣亂所以譫語然此燥結日少非大滿大實且以汗多津耗不敢峻下故與小承氣湯以和其胃氣一服

譫語止則大便利之互辭若過服恐再傷津液也松陵徐氏曰譫語由便鞕便鞕由胃燥胃燥由汗出津液少層層相因病情顯著

劉蒞廷曰是證津液受傷似是調胃所宜然多汗本陽明所固有則其有滿實蓋寓之言外者耳

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氣者勿更服之明日又不大便脈反微濇者裏虛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

濇音色

陽明病譫語潮熱胃實宜攻下可知但診之而其

傷寒論疏義 卷四  
脈滑疾仍不宜大攻下也。大承氣湯條云：脈遲，此云滑而疾，是兩相對待之詞。蓋脈遲爲胃實已成，應攻之候，而今乃滑疾，猶是帶數，雖熱盛於裡，爲胃實未成，故小承氣湯清熱調津，足以已病矣。因與以一升許湯入腹中，而果轉失氣，則知腸中有燥屎，因劑小，未能遽下。所轉下者，但屎之氣耳。斯可再服一升以促之，可自下也。若不轉失氣，其虛實未易探，令勿更與服。俟明日仍不大便，診其脈仍滑疾，則更服之。今脈反變滑疾爲微濇，此裏虛無氣，不能承送，雖有熱實，不可攻之，故云難治。案

經文腹中轉氣，據成氏注意，乃湯入腹中轉失氣之略語，承上章而省文也。且脈經作轉失氣，玉函作轉矢氣，並可徵。終不得與厥陰轉氣同看也。程氏曰：滑疾雖陽盛之診，然流利不定，終未着實。主以小承氣湯，尚在試法之列。果轉失氣，則知腸中有結屎，因劑小未遽下，所下者屎之氣耳，不妨更服以促之。令韶張氏曰：明日不大便，而脈反微濇者，邪熱實而正氣虛微，爲氣虛濇，則無血。此胃氣虛於裏，雖有熱實，不可攻之，故爲難治。

汪氏曰大抵此條病但云難治其非不治之證明矣如欲用藥還宜補瀉兼施之劑

陽明病讖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鞭耳宜大承氣湯下之

此承上文潮熱讖語以能食不能食辨燥結之微甚也陽明病而讖語潮熱邪實於胃下證已具也惟從實之微其有攻之輕重故下文別之反字對能食而言不必深講却鑿蓋既不能食則腸胃填實故知有燥屎五六枚故也若能食則未有燥結但是硬大便耳案能食者此小承氣調胃承氣所

主宜臨證酌量宜大承氣湯下之七字當移必有燥屎五六枚也下看乃倒裝法前注家或以爲錯誤或謂併二證大承氣所主卽乖矣或問燥屎當在腸中今云胃中何也曰此猶熱結膀胱脾家實之類徐大椿曰言胃則腸已該矣魏氏曰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阻塞於胃底腸間二說得之松陵徐氏曰能食非真欲食不過粥飲猶入口耳不能食則穀氣全不近腸胃實極故也秦氏曰反不能食此腸胃中填實無餘地納穀卽大實大滿互詞故斷其必有燥屎五六枚宜大承

氣湯主之。若能食者，但硬大便，未必有乾結燥屎，未可用大承氣湯。

周氏曰：案大承氣湯宜單承燥屎五六枚來，何者？至於不能食為患已深，故宜大下。若能食，但鞭未必燥屎五六枚，口氣原是帶說，只宜小承氣湯可耳。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寫之，澱然汗出則愈。

此論婦人陽明病熱入血室證，蓋因上文譫語而及之也。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胃實熱結，迫血下

奪血室隨空，邪因乘入，故頗與經水適來滴斷證不同。汪氏曰：仲景云：下血乃經水交錯妄行，又不問而自明矣。但頭汗出者，瘀熱在裏，不得外越而上蒸故也。張令韶曰：夫血即汗，汗即血，血失于下，汗自不能周遍，故但頭汗出，亦通此熱入血室下血譫語，必不得與有等胃實同治，故當服藥之外，兼刺期門以泄其實，則邪熱潰散，正氣振發，澱澱然汗出而解。此段不處方，蓋亦此明所宜。然既云陽明則必有滿實，不妨少從下例也。案此條證舊注或以為男女俱有之證，蓋太陽篇中熱入血室

三證並冠婦人字而此條却無之乃其說所由起也然血室即子宮詳見太陽下篇且金匱婦人雜病篇已有此條脈經婦人證中亦載之則其為婦人病而非男子病較然無疑矣

郭氏曰此是婦人證

錢氏

聞禮

曰陽明頭汗譫下血看病幾日過經未

先刺期門續下之蓋為內熱有燥屎

傷寒百問歌

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須下者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

此論因下早致譫語也言汗出而後譫語者係太陽之邪轉屬陽明者乃以邪熱搏實燥屎結於胃中故也陽明病法多汗然本證初汗出恐風寒之邪在表未罷故曰此為風也脈經千金翼汗出下有而字即知其自太陽也此雖須下者俟口數過多表邪已去而當始議下也今乃下之太早則致外邪內陷熱盛神昏而譫語矣語言必亂者即譫語之注脚非複語也肌表無邪是表虛邪熱在裏是裏實表虛者非衰虛之虛蓋以邪皆陷裏表空無邪邪皆在裏故謂之表虛裏實也此當與大承



氣湯以下燥屎逐結熱案此條叵解愚姑曲爲之釋義未免隔靴搔痒舒氏曰通篇不合理是必後人之譌是說有理矣

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爲難表虛裏實久則譫語

此論因誤汗致譫語也傷寒四五日正邪熱傳裏之時况脈沉而喘滿裏證已具脈沉卽爲病在裏之診程氏曰喘而腹滿爲純裡今之喘滿此在上也特以脈沉斷爲在裏若反發其汗則津液揚越而出於外是以內燥而大便爲難爾雅釋言越揚

也郭云謂發揚此邪皆去表而陷入於裏故又曰表虛裏實久則屎燥胃實必發譫語

常氏曰裏實譫語者調胃承氣湯

秦氏曰仲景雖不立方然微和胃氣躍如言內

隱菴張氏曰合上兩節同是表虛裏實一言過經乃下一言久則譫語其慮終謀始之意爲何如耶

以上十章論譫語胃實屬承氣證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甚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垢古厚翻屎奴弔翻額五陌翻  
○譫語下甚字舊本所無今据

玉函  
訂補

此論三陽合病而邪聚於陽明者為多故承上文  
讞語以刻於此三陽合病者太陽少陽陽明相合  
而為病也腹滿者熱結於裏也身重者熱邪熾盛  
也張令韶曰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宜一氣講言因  
腹滿身重故難以轉側也口不仁者口中不和也  
靈樞經曰胃和則口能知五味矣邪在半表半裏  
則為口苦今乃入胃中熱邪上攻故口不仁而無  
知覺也面垢者熱邪蒸越陽氣不榮于面也朱氏  
面如塗油類纂云面垢者陽證熱盛於胃則讞語  
也一名面塵若塵埃之著面

熱迫膀胱則遺尿吳綬曰凡遺尿者小便自出而  
不知也大抵熱盛神昏者可治也證雖屬於三陽  
而熱皆聚胃中故當從陽明熱證主治也若發汗  
偏攻太陽則津液愈竭而胃熱愈深必讞語益甚  
若攻下偏攻陽明則額上生汗汗出不流手足厥  
冷必成亡陽之證此既不宜於汗下惟白虎一湯  
以大清胃熱急救津液斯可也然當審其自汗出  
者而始為陽明的證若無自汗表猶未解白虎難  
更用矣  
柯氏曰裏熱而非裏實故當用白虎而不當用承

傷寒論疏義 卷四  
氣此自汗出爲內熱甚者言耳接遺尿句來若自汗而無大煩大渴證無洪大浮滑脈當從虛治不得妄用白虎若額上汗出手足冷者見煩渴譫語等證與洪大之脈亦可用白虎湯  
錢氏曰以三陽合病而見證如此之劇既有少陽并受之邪汗下皆在所禁若雖見前三陽諸證而又自汗者知太少之邪已減獨歸併于陽明之裏篇首所謂身熱汗自出又所謂陽明病法多汗者是也邪熱在裏既不須汗又不堪下故以白虎湯主之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熱漿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此言二陽併病須太陽罷方可攻之意二陽併病太陽證罷是無表證潮熱汗出便難譫語熱已結於裏况四肢皆稟氣于胃手足漿漿汗出爲胃中熱實之徵故宜大承氣湯下之則愈

柯氏曰太陽症罷是全屬陽明矣先揭二陽併病者見未罷時便有可下之症今太陽一罷則種種皆下症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

傷寒論卷之四  
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讞語若加  
溫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  
動膈心中懊懣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  
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入葠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  
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憤公對翻怵丑律翻惕他歷翻  
此又論明三陽合病證治裏熱較多故冠以陽明  
其不言合病者蓋詳證而略名也脈浮而緊太陽  
脈也咽燥口苦少陽證也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  
惡寒惡熱身重者陽明證也然曰發熱則不是全  
陽明微帶太陽且始惡寒而今乃惡熱故加一反

字是三陽並見表裏混淆最難處治若據脈攻表  
則津液燻燥邪熱內甚煩躁而心中憤憤反讞語  
成氏曰憤憤者心亂若誤加溫針則陽氣內亡是  
以怵惕煩躁不得眠怵惕驚動貌徐大椿曰即前  
以火逼汗亡陽驚狂之意若據證下之則胃中空  
虛客氣邪熱擾動胸膈心中懊懣而舌上生胎宜  
與梔子豉湯以清熱鬱焉詳從前梔豉諸證並無  
言胎者此又不言何色以意揆之熱客於胸中胃  
邪未實其色猶未至於黃燥焦黑必是白中微黃  
耳若渴欲飲水此句却接上文不惡寒反惡熱身

傷寒論疏義 卷四 四十三 學誦堂影刻  
重句喻氏曰四段總頂首段是也此證宜白虎加  
人薤湯殆與前三陽合病用白虎湯同一理也若  
脈浮發熱言脈緊去而但浮乃雖證屬裏非胃實  
之診發熱而不汗出是水畜於裏之故渴欲飲水  
卽水飲停畜津液不布所致此邪氣入裏與飲相  
併以爲闕熱益以其有水不敢爲胃實也故宜豬  
苓湯潤涼滲利之劑柯氏曰上段根首段諸證此  
段又根上段飲水來諸注以若渴已下文爲下後  
證非是案脈浮乃裏熱之候與白虎湯證浮脈同  
義但彼無水耳注家或謂浮當沉字或改作不浮

胥失之矣又此章連用五若字見仲景設法禦病  
之詳蓋本證旣不宜於汗下最難措手而其胃中  
有熱者主白虎湯畜水者主豬苓湯總無非爲胃  
惜津液旣不肯令胃燥亦不肯令水漬入胃仲景  
之妙義至矣哉  
柯氏曰上文是陽邪自表入裡下文則自淺入深  
之證也燥渴欲飲是熱已入胃尚未燥鞭用白虎  
加入薤湯瀉胃熱而扶津液全不涉汗吐下三法  
金鑑曰若脈浮不緊證無懊懣渴欲飲水口乾舌  
燥者爲太陽表邪已衰陽明燥熱正甚宜白虎加

人漫湯滋液以生津若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是陽明飲熱並盛宜豬苓湯利水以滋乾  
尤氏曰五苓豬苓并治脈浮發熱渴而小便不利之症然五苓則加桂枝木而治太陽豬苓則加滑石阿膠而治陽明蓋太陽為表其受邪也可以熱發可以辛散陽明為裏其氣難泄其熱易畜其發散攻取自與太陽不同是以五苓散加辛甘溫藥以行水豬苓湯加甘鹹寒藥以利水也讀書  
豬苓湯方本論謂不宜然有不疑藥性者謂其味甘香豬苓法破其衣苓用正米澤瀉竹葉黃芩芍藥

阿膠

滑石

碎各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服烱余章翻  
此於五苓散去桂枝木加阿膠滑石蓋五苓散有表裏證故溫散以行水也此乃耑屬裏證故潤涼以利水也利水雖同寒溫迥別後人或以脈證相似致瞽瞽聚訟殆未達仲師制立之旨也  
方後烱消外臺作烱銷蓋銷消古字通用  
劉蒞庭曰金匱曰諸病在藏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豬苓湯餘皆倣此尤氏曰無形

傷寒論疏義 卷四 四十五  
之邪入結於藏必有所據水血痰食皆邪藪也如  
渴者水與熱得而熱結在水故與豬苓湯利其水  
而熱亦除若有食者食與熱得而熱結在食則宜  
承氣湯下其食而熱亦去若無所得則無形之邪  
豈攻法所能去哉此解極覈仍更表之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  
燥豬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此承上文而申豬苓湯之禁陽明病法常多汗皆  
汗出多而渴者胃中之津液外泄矣其渴固所宜  
然是當白虎加人蔘湯急救津液雖小便少不可

與豬苓湯蓋以汗多胃燥無水不能下行乃水涸  
之小便少非水畜之小便不利也恐豬苓滲泄之  
劑更利其小便則益竭津液而助胃燥矣故深戒  
之也耳

成氏曰鍼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爲  
五天寒衣薄則爲溺天熱衣厚則爲汗是汗溺一  
液也汗多爲津液外泄胃中乾燥故不可與豬苓  
湯利小便也鍼經文出五  
癰津液別論  
柯氏曰汗多而渴當白虎湯胃中燥當承氣湯具  
在言外

以上四章論合併病邪專於陽明者而後一章承前條豬苓湯以申其戒也

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清屬  
此舉表熱裏寒證以辨陽明之有虛寒也脈浮而  
遲浮則雖熱在表而遲則知陰寒在裏陰盛格陽  
于外而表熱也虛陽在外故脈浮陰寒在裏故脈  
遲所以下利清穀此為真寒假熱故與四逆湯以  
溫裏散寒案陽明病屬胃中熱實而此證却屬虛  
寒乃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之義也  
劉廉夫曰案此其實少陰病而假現汗出惡熱等



